

清前史研究

学术文集

【第一卷】

白文煜 / 主编

沈阳出版社

清前史研究 学术文集

【第一卷】

白文煜 / 主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前史研究学术文集. 第一卷 / 白文煜主编.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41-6110-7

I. ①清… II. ①白… III. ①中国历史—清前期—文集
IV. ①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8365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eps.com>

印 刷 者：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80mm×250mm

印 张：37

字 数：550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姚德军 陈耀斌 薛天宇 李姝梦

封面设计：杜 江

版式设计：万越制版

责任校对：伊 凡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6110-7

定 价：136.00 元

联系电话：024-24112447

邮购热线：024-62564933

E-mail：sy24112447@163.com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清前史研究学术文集》

(第一卷)

编辑委员会

顾问 / 李治亭 徐凯

编委会主任 / 白文煜

编委 / 李声能 王琦 李理

佟悦 王艳春 王爱华

主编 / 白文煜

副主编 / 李理

编辑 / 王丽 顾罡 黄嘉

前言

清史研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自1911年清王朝覆亡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本着以史为鉴的需要，都在积极开展对清朝的研究与探索活动，包括对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研究，对清朝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管理制度问题，以及对清朝宫廷、清朝皇室、文物和皇家建筑等，都开展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在一个世纪的综合性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众多大家学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学人。汇聚成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凝结出众多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最终确立了较为系统、较为完整、较为科学的清史研究硕果——国编《清史》。

相对于清史研究长盛不衰的繁荣局面，清前史专项研究则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限于清前时期官私著述、史料相对较少，历史跨度相对较短，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相对缺乏等制约，对它的研究始终是处于规模较小、状态分散的尝试性研究中。而这，也成就了今天沈阳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前史研究中心”以及出版此卷《清前史学术研究文集》和今后开展一系列学术研究的契机。

沈阳故宫是清王朝入关前营建的皇家宫殿，是其在东北崛起时期创建的关外紫禁城，也是当时满洲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枢。至今，清沈阳故宫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它所保留的后金至清初时期一百余座宫殿建筑，是除北京故宫之外全国仅存的完整古代皇宫建筑群。

由沈阳故宫宫廷遗址建立起来的沈阳故宫博物院，一方面要保护、管理好这座完整的 world 文化遗产，同时还要利用这里的宫廷建筑、所收藏的数以万计的明清两朝文物藏品，向社会和公众进行展示，提供宣传，从而把清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推介给公众，使后人真正感受到这座古老宫殿所具有的非凡魅力，真正了解到它所蕴

含的独特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沈阳故宫博物院自1926年建院以来（当时称为“东三省博物馆”，1953年正式定名为“沈阳故宫博物馆”，1986年更名为“沈阳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于清初宫殿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一直致力于清前史的专项研究，通过馆藏明清历史和艺术品展示，通过清前史、清宫史和满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来进一步传播和宣传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尤其是清前史和清朝宫廷历史与文化，始终都是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特色展览和研究课题，从而在博物馆界和学术界，为沈阳故宫博物院赢得了特殊席位。

正因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将清前史研究、清初至清中期皇家宫殿和清宫历史与艺术品文物作为本院特色，长期作以研究、介绍和展览，使得沈阳故宫博物院在清初历史和文化研究、清初原状陈列展览、清宫历史和艺术品文物收藏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了众多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专业性研究论文，在本馆和海内外举办了许多具有影响的文物藏品展览，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清史、清宫史、明清文物等研究专家与学者，丰富了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清前史研究和文物展示研究课题。

鉴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所具有的多重文化价值，且在清前史、清宫史、满族史、明清文物藏品、清宫建筑研究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与传承，经数年筹划与努力，2014年9月，本院将正式成立“沈阳故宫清前史研究中心”，以进一步提升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总体学术水平，培养和带动本单位、本地区专业人员的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奠定沈阳故宫博物院清前史研究的学术地位，推动并影响清前史研究的总体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沈阳故宫博物院本年度的学术发展规划，我院在召开“清前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之际，举办了“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研讨会”，旨在召集和联系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学术团体参与我院的研究工作。同时，在本次会议之前，由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相关同志负责，编辑出版了《清前史研究学术文集》（第一卷），将近年专家学者对清前史研究的成果汇聚其中，以展示和带动我院的清前史学术研究工作，为院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台，为我们共同的研究事业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白文煜

2014年8月11日

目 录

前 言 —————— 002

第一章 政治、军事、人物研究

1. 关于努尔哈赤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治亭	003
2. 清太祖时期设部事实考	赵志强	022
3. 八旗牛录建制与满洲之民族整合	张佳生	040
4. 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形成及其作用	孙 琰	059
5. 努尔哈赤迁都萨尔浒、界藩与后金初期军事战略之形成	邓 庆	070
6. 战车与萨尔浒决战	周维强	077
7. 迁都辽阳与大金汗国的快速发展	穆鸿利	118
8. 论清入关前国家机关官署衙门的设建	李 理	126
9. 论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	滕绍箴	146
10. 清开国时期对谋臣态度之嬗变	张玉兴	167
11. 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		
——与张家哲同志商榷	常建华	187

12. 清入关前的爱新觉罗宗族	佟 悅	192
13. 清朝开国勋臣费英东简论	关嘉禄	204
14. 清初政治中的瓜尔佳氏费英东家族	常越男	214
15. 努尔哈赤幽弟诛子之谜	徐 彻 徐 悅	230
16. 母系氏族社会萨敦哈喇与努尔哈赤姓氏	姜相顺	242
17. 尚议努尔哈赤与何和礼及其宗族的关系	赵维和 曲秀成	254
18. 皇太极“东宫妃”改嫁史事考	张 杰	261
19. 孝庄——名满天下的清朝睿智皇太后	刘 潞	272
20. 论尚可喜的人生选择	徐雪梅	299

第二章 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研究

21.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文化与教育探略	杜家骥	313
22. 清朝初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译书出版	章宏伟	318
23. 朝鲜三学士“尊明事大”观考辨 ——兼论其拒清拥明之原因	顾奎相	329
24. 明清易代之际中日韩三国的交涉往来	韩春艳	342
25. 李朝质子与清初中朝文化交流	王艳春	351
26. 浅谈清初八旗中的朝鲜族成分	李贤淑	366
27. 从《入沈记》看朝鲜使臣怎样进入盛京故宫	张士尊	377
28. 清入关前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	周喜峰	384
29. 清初招抚索伦人编入八旗考论	郭军连	394
30. 满语社会制度文化词语探析	赵阿平	403
31. 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词源	王爱华	429
32. 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 ——从崇谟阁本《满洲实录》说起	何荣伟 佟永功	437
33. 崇谟阁《汉文旧档》寻踪	张 虹 佟永功	446
34. 锡伯语与满语关系探源	李云霞	461
35. 盛京城：大清帝国的理想城市空间	李声能	471

36. 皇太极时期禁烟政策探析	程大鲲	504
37. 清入关前服饰制度的建立	严 勇	513
38. 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及其作用	孟繁勇	529
39. 满族座次尊卑辨——清入关前满族宾礼研究	王 丽	545
40. 满族婚俗考述	刘中平	559
41. 康熙未予孝庄建陵的原因初探	李 寅	572
后 记		582

清前史研究学术文集 · 第一卷

第一章

政治、军事、人物研究



关于努尔哈赤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治亭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自清朝逊国，努尔哈赤作为清朝的创建人即失其至尊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他的名字已被人们遗忘。在沉寂了大半个世纪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努尔哈赤突然大放异彩，其历史命运顿时改观。在空前的清史研究热潮中，有关他个人的传记，一部接一部问世；而研究他的论文连篇累牍见诸报刊杂志。连文艺电视界也来推波助澜，把他的历史编成传奇故事，在亿万人群中传播。

文艺作品属于另类，从学术研究的眼光看问题，固然不足为训，不值得一提。就学界研究努尔哈赤而言，既存在某些歧见，也有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所论所议，仅是个人学习与研究心得，愿与学界探讨。

一、努尔哈赤所处时代论

每个人物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他（她）的思想意识、观念、道德，乃至所言所引，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概括地说，人们的实践活动无不是时代的产物。毫无疑问，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将人物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这就需要对时代有一个本质性的认识，包括时代的时间断限的推定、时代特征、该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时代标志性事件

的出现，等等，都应该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指数。一句话，要给人物于所处时代准确地定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每一个历史人物诸如帝王将相，以及那些伟大的或杰出人物，只能在他（她）们各自所处时代现有的条件下去创造历史。如果说，脱离时代，去研究或评价他们的实践活动，判定是非也失去了客观依据。

总结以上各点，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即时代与人物实践的关系。正确阐明一个时代的特征，对于研究与评价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现今一些人物研究的论著，只写时间，不写时代；即使写了时代，不过是简单地交代背景，却没有揭示时代的特征。这同样反映在努尔哈赤的研究中，一种倾向是，将努尔哈赤所处时代简单化，轻描淡写；一种倾向是，虽然写了时代，却没有与努尔哈赤的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其实践活动作出了不恰当的评价。当然，全面评价努尔哈赤，主要依据他的实践活动。但是，评价其实践活动正确与否，必然与时代相联系，才能给予正确的评判。

那么，努尔哈赤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它有哪些时代特征呢？

以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创建后金国、建元称汗为标志，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明清（后金）之际的新时代。由此开启了明清交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后金的出现，所谓“明清之际”也就不能成立。明清之际是一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以清顺治十八年消灭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为终止时间，明清之际的历史至此结束。努尔哈赤恰好处于明清之际的开端阶段。

明清之际，有的也写作“明末清初”。表面看，似无问题，严格地说，并不确切。因为“明末”是指万历至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亡国。明亡，其历史亦告终结。“清初”，传统的说法，是指清入关后，包括顺治至康熙两朝，约当80年为“清初”。清朝纪年，历来以顺治元年为开端，故清初不包括入关前时期，这一阶段，史称“清入关前史”，或简称“清前史”。显然，“明末清初”的时间断限，与“明清之际”的涵义有所不同，它是强调两者并存，尤其不以明亡为终结，而延续至南明为止。这就是将南明做为明朝史的组成部分，仍视为“明清之际”的继续。如前所指出，明清之际是明清交替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历史内

涵，简言之，就是明清兴亡史。

“明清之际”作为一个时代，其出现实非偶然。一方面，源于东北地区女真族诸部内乱。按明人划分，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野人”女真三大部。在经历元朝统治，至明中叶，约200余年，女真社会经过缓慢发展，逐渐恢复其历史的活力，内则各部兼并，外则与明冲突不断：或女真突入辽东边，进入明辖辽东地区，劫掠汉人财产与人口；或明军深入女真之地，犁庭扫穴，毁灭其家园。此类武装军事冲突已对明构成严重的“边患”。不论明朝如何绞杀，女真社会仍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至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愤然起兵，为其被害的父祖复仇。此时，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正是当时形势的真实写照。努尔哈赤作为其中一股新兴的政权势力，参与女真诸部“称王争长”的相互战杀。开始时，他把斗争矛头直指仇人尼堪外兰。当此仇已报，他转而进攻并兼并其他女真各部。这一过程，实际是女真从分散走向统一。在经历了30余年的浴血奋战，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终于建立了女真的国家政权。事实证明，努尔哈赤从起兵，到建国，生动地显示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明朝腐败，统治衰落，导致辽东大乱，对东北女真失控，助推努尔哈赤迅速崛起，是“明清之际”时代到来的又一根源。有关这方面内容，将在后文中具体阐述。

历史上，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无不是社会各种矛盾与各种力量角逐而形成的新格局。如“春秋”、“战国”，各成一个时代，“春秋战国之交”又是与前两个时代有联系、且有区别的新时代。同时，各有标志性事件，以界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孔子著《春秋》为标志，即将其所之称为“春秋”时代；春秋诸侯兼并，最后剩七国，展开军事较量，成为“战国”。界于两个时代之间，则成为“春秋战国之交”。“明清之际”则以努尔哈赤建后金政权为标志，揭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辨明“明清之际”的时间界定及历史内涵后，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个时代又有哪些特征。

首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中国的“明清之际”。当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建国家政权，直至他去世，共40余年间，在西方主要是英国，正在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到1642年即清军入关前夕，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式爆

发，很快，推翻了封建主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型国家政权。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由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而成为新社会的统治阶级。同时，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取代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生产关系，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在中国，与英国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完全不同。在明朝统治下，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小农社会。封建的经济及生产关系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生产工具沿袭千百年而不变，生产力低下。到了晚明，始见江浙沿海局部地区出现稀疏资本主义萌芽，即在手工工场的作坊中，其生产方式及雇佣关系中，确已含有资本之一生产方式的些许因素。仅此而已。对于民族众多、疆土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这些许的资本主义萌芽微不足道。具体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远未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远未形成。因此，在晚明时期，无论发生什么“革命”，都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努尔哈赤在建国的第三年即后金天命三年（1618）正式向明朝宣战，断绝与明的臣属关系，开始了与明展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权的争夺。后金的政治目标，是取代明朝，建立一代新王朝。继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国家之后，在陕西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很快，分别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支强大农民军武装。李氏建国号大顺、张氏建国号大西。他们的目标，同样欲取明而代之，建自己的一代王朝。李、张各自所率领的农民军，无一例外地都出身于农民，他们根植于明代封建社会的土壤，简言之，与资产阶级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们的起义、造反，不具有社会变革的意义，只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在封建专制体制的框架下，重复以前的统治，不过换了姓氏与具体人罢了。

努尔哈赤本人及其所代表的阶级，与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很不同。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贵族之家，他所代表的阶级却是奴隶主或农奴主阶级。如学术界所共识：努尔哈赤进居辽东以后，才开始逐渐封建化。按发展阶段要求，他距离资产阶级还相当遥远。所以，他及其子孙同明朝的斗争，并非要建立一个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他与其子孙能做到的，仅仅是推翻旧王朝的统治，建立爱新觉罗氏的新王朝统治。这就是说，无论李自成、努尔哈赤等，都不是先进阶级

——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样也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都起兵或起义，不过是如历代经常出现的“改朝换代”，姑且称之为“王朝革命”，因而不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这并非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的，却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生动体现。可见，在遥远的西方如英国酝酿并将发生的革命，与同期的努尔哈赤的反明斗争，不可同日而语；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更是天壤之别！

据此，我们从世界的大势来看中国的“明清之际”，便知：中国与世界正在进入以资本主义为标志的新时代。这应是“明清之际”的第一大时代特征。认识这一特征，解读努尔哈赤的行为不难。如前所指出，他是在明代中国与其生长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只能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去实践他的理想。想让他或者李自成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无异于缘木求鱼！学术界有种意见，坚持认为：努尔哈赤把奴隶制带进辽东，其后世子孙又进关“征服”汉人，也把落后的生产方式带入汉人聚居地，阻断了明朝已开始的近代化的进程，云云。此论不过是削足适履，尤其不足信者，当西方资本主义正在生长之时，明代却已开始“近代化”？明明是西方资本主义远比中国发展迅速，怎么又变成明的发展快于西方！对时代特征与明朝现状的误断误判，竟成为一些人否定清朝的一个口实。

“明清之际”的又一个时代特征是：各民族、各阶级阶层都参与明王朝的更迭斗争，造成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观。在明以前，历代王朝的更替，主要是被压迫的广大农民忍无可忍，发动起义，逐使旧王朝垮台。也有少数民族的政权，如辽、金、元等，向中原王朝发起连绵不断的战争，直至获胜。这也仅仅是如契丹对汉人、女真、蒙古各对汉人王朝的征伐。

“明清之际”的实况，远比历朝历代更丰富、更具特色。努尔哈赤率先建国，率先向明宣战，拉开女真（满洲）与汉人的明王朝战争的序幕。很快，蒙古族、汉族纷纷加入。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索伦人、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也纷纷加入后金政权。这里，需要指出，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前，蒙古族已于明初就与明展开争战。所差的是，蒙古诸部分散，200多年，也未形成统一的力量，当然也未建统一的国家政权，不过是打打停停，和与战时断时续。当努尔哈赤建政权后，才将蒙古族拉到后金方面，成为其政权的强大基石。自从明朝方面吸引大批将吏，统称为汉官，还有大批汉民众及明士兵投入，成千累万。如此，满、蒙、汉三大民族为核心，结为同盟，共同向明朝展开斗争。由三大民族结为一个

整体，共同与一代王朝争夺政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何况还有那么多少数民族都参与进来，尤为罕见！一句话，“三北”地区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后金（清）政权。

再说各阶级、各阶层。广大农民、无业游民、手工业者、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小商贩等等，还有失意的文人、没得中举的儒生、乡镇中的乡绅、地方基层至中高层的官员等，都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卷入到农民政权中，结为一条战线，向明王朝发起进攻，是明王朝存亡的一支决定性力量。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并不属于后金，但他们同处“明清之际”的时代，其进攻的目标同为明王朝，这就如前文已说的：形成各民族各阶级参与王朝更迭的伟大斗争。

认清这一特征，评价努尔哈赤也就有了客观依据。努尔哈赤初创政权时，还是较为单一的女真（满洲）政权，但很快就变成多民族的政权，说“满洲征服汉人”就不准确。后金与明，究竟谁能统一全国、建立统治政权？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一句话，各民族、各阶级奋起，打破旧王朝的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建立新的统一。谁来统一，就看各方较量的最后结果了。因此，明清之际是国内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最后统一，不能说成是“征服”，此其一。其二，农民起义天经地义，受到人们的肯定与赞扬。而先于农民起义的后金向明朝展开斗争，同样是天经地义，具有与农民起义同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各民族及各阶级都在推翻明朝的腐败统治，故都获得一致肯定的评价。那些说努尔哈赤反明是“犯上作乱”，有的将努尔哈赤诬为“武装强盗”等等评价，都是不当的说法，是极为有害的。显然，这类说法，对其时代特征缺乏正确的了解。

第三个特征是，满洲的崛起与明清兴亡同步进行。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是明清之际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满洲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不仅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添新成员，同时，她以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主导着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她联合汉、蒙及黑龙江地区各民族，势不可挡，逐个歼灭大顺、大西与南明等各政权，显示新生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需要指出的是，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努尔哈赤作为新生满洲的领袖，统率他们参与王朝政权更迭，具有重大意义，应予肯定。

举凡历史人物都生活于一定的时代。尤其是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言行与思